

7年 130余例生存率超国际平均水平 国产人工心脏能量满满

健康时报记者 邱越 谭琪欣

阅读提要

■ “等合适的心脏供体怕是来不及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机器可以替代心脏做功，不用等，尽管已经在动物身上做过无数次实验，但还没在人体上试过。考虑到患者已经走投无路，通过人道豁免使用这个机器，还有一线生机。”会诊后，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院士说。他所说的“机器”，便是首款国产第三代全磁悬浮人工心脏。那是一个重量不到180克的小型机器，形状类似“抽水泵”，相比上一代人工心脏更小巧便携，性能也更好。

■ 2017年6月26日8时，手术开始。王现强当时是作为胡盛寿院士的助手参与手术的，时至今日，他仍然记得当天在手术台上那种“小心翼翼”的感觉，“那是我国的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，除了文献，并没有临床实践经验可循。上台医生、麻醉师、体外循环医生和器械护士加起来一共有10多位医护。人的心脏是柔软的，要把泵缝到心尖上，是一个精细活儿。怎么止血？怎么摆放泵的位置？怎么摆放这些电缆？……每一个步骤都倍加小心。”

■ 2023年5月，为了更好地服务人工心脏植入患者群体，阜外医院开设了全国首个人工心脏门诊，阜外医院心内科重症区主任医师卿平也成了这个团队的主心骨。长期紧密的沟通，让卿平跟群友们都成了熟人：“老李是最早戴上机器的患者，大家都知道他，每次来复诊都带上一大家子；老范是个工程师，总想试试拆了身上的电池再重新组装……”看着这些曾经命悬一线的患者们如今生活得很好，卿平打心眼里高兴。



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成人外科中心主任王现强（中）及团队进行人工心脏植入手术。受访者供图

6月26日7时，李国华（化名）一如平常准时起床，下床第一件事就是从床头的插座上取下一块满格电池，替换下腰间那块电量即将耗尽的电池。这套流程早已成了他的习惯，不到1分钟，李国华又成了一个“电量满满”的人。

李国华是我国首位国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植入者，也是我国携带人工心脏存活期最长的心衰患者。6月26日一早，李国华的儿子从冰箱里拿出早已订好的蛋糕，庆祝7年前的这一天，李国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成功装上了人工心脏。用李国华的话说，“我是被医生从生死边缘生生拉回来的，从那以后，6月26日就是我的‘重生’纪念日。”

回望与身体里那个机械泵共处的两千三百余个日夜，李国华跟健康时报记者感慨最多的一句话是，“我又变成了一个‘好人’了”。“每天早起遛弯儿，按时上下班，能吃能睡，这不就是个‘好人’么？”李国华笑着说。

做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

往心脏里放个泵，之前国内从未试过

2017年6月初，李国华感到“心脏好像不行了”。“一躺下就心慌，平躺时又呼吸不过来，一出门就气短，即使只是走到小区门口，就已经喘得不行了。”李国华向记者介绍。

在当地住院后，李国华的病情仍急速发展，并发急性呼吸衰竭和心源性休克。入院不到半个月，李国华的妻子等来了一张病危通知书。

李国华的妻子和家人商量后，决定带着李国华到北京，到阜外医院去，最后一搏。

救护车是连夜上路的，700公里、8个小时的车程，李国华的妻子一下都没敢合眼，她记得车开进北京收费站时，窗外的天正蒙蒙亮，像极了

她等待的那个希望。

当天，李国华被收治进阜外医院心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（ICU）时，意识仍然没有恢复，此时，他的左心室射血分数已经低于20%，而正常人这个数值为50%~75%。

阜外医院成人外科中心主任王现强教授告诉健康时报记者，“像李国华这种严重心衰患者，心脏移植是当时唯一的出路。但由于供体有限，每年全国心脏移植手术就只能做几百例，这成了当时挡在李国华面前最大的阻碍。”

“等合适的心脏供体怕是来不及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机器可以替代心脏做功，不用等，尽管已经在动物身上做过无数次实验，但还没在人体上试过。考虑到患者已经走投无路，通过人道豁免使用这个机器，还有一线生机。”会诊后，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院士说。他所说的“机器”，便是首款国产第三代全磁悬浮人工心脏。

那是一个重量不到180克的小型机器，形状类似“抽水泵”，相比上一代人工心脏更小巧便携，性能也更好。植入心脏后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它将替代人体心脏的“泵”功能，实现全身的血液循环。

奔着最后的希望，李国华妻子没有犹豫，签下了人工心脏植入术的知情同意书。

2017年6月26日8时，手术开始。王现强当时是作为胡盛寿院士的助手参与手术的，时至今日，他仍然记得当天在手术台上那种“小心翼翼”的感觉，“那是我国的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，除了文献，并没有临床实践经验可循。上台医生、麻醉师、体外循环医生和器械护士加起来一共有10多位医护。人的心脏是柔软的，要把泵缝到心尖上，是一个精细活儿。怎么止血？怎么摆放泵的位置？怎么摆放这些电缆？……每一个步骤都倍加小心。”

下转 16版